



尚書

六十三

書 洛 諾 多 士 無 逸 君 奭 蔡 仲 之 命 多 方 立 政

九

服部文庫
117
188
5





尚書卷第九

尚書洛誥第十五

周書

雖致政于成王也又有為後世之法也

孔氏傳

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經營成周使來告召公先相

公自後至經營作之遣使既成洛邑將

以居洛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周公盡禮致

明君之政於子子成王年二十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敬言我復還

命如往也言王往日幼少不敢及知天子乃胤保大予乃胤保大

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我乃繼文武安天下之道大

及知一本作及如

尚書

卷九

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致政在冬本其春來至

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澗水西惟洛食我使人卜

水東亦惟洛食為德福民俾來以圖及獻今洛陽也將定下

卜之遣使以所下地圖及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

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周匹休拜手稽首而受其言

述而美之言公不敢不敬天之公既定宅俾來來視

子卜休恒吉我二人共貞言公前已定宅遣使來來

居我與公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公其當用我

共正其美萬億年敬天

公下求
喜靖毛
晉本並
作來

之美十千為萬十又拜手稽首誨言成王盡禮致敬於

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言王當始

祀以禮典祀於新邑皆次予齊百工俾從王于周予

惟曰庶有事我整齊百官使從王於周行其今王即

命日記功宗以功作元祀今王就王命於洛邑曰

載乃汝其悉自教惟天命我周邦汝受天命厚矣

載之乃汝新即政共當惟天命我周邦汝受天命厚矣

盡自教眾官躬化之今以後法用眾孺子其朋慎其慎

其朋黨戒其自今已往無若火始燄燄厥攸

其朋黨戒其自今已往無若火始燄燄厥攸

行王
命于
洛邑
蓋時
營

為辨公意得於上言言予共正此美

其絕言朋黨敗俗所宜禁絕無令若火始然

之宜微其所及灼然有次序不其絕事從微厥若及撫事如子惟以在周工

所為惟用在往新邑係嚮即有僚明作有功惇大成

裕汝永有辭往行政化於新邑當使臣下各嚮就有

有歡譽之公曰已汝惟冲子惟終父祖之位惟當終

辭於後世業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

物惟曰不享諸侯之奉上者亦識其有違上者奉上

之道多威儀威儀不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

及禮物惟曰不奉上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

惟事其爽侮言人君惟不役志於奉上則凡人化之

侮慢不乃惟孺子頌朕不暇聽朕教汝于裴民

可治理政常若不暇汝惟小子當分取我之不暇汝乃是不

而行之聽我教汝於輔民之常而用之汝乃是不

乃正父罔不若子不敢廢乃命而行之無不順我所

為則天下不敢汝往敬哉茲子其明農哉彼裕我民

無遠用辰汝往居新邑敬行教化哉如此我其退

我民無遠用王若曰公明保予冲子成王順周公意

來言皆來公當明安我童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

子不可公之當留舉大明德用我小子奉答天命和恒四

褒揚文武之業而奉順天

居

光

居

師又當奉當天命以和常惇宗將禮稱秩宗

無在禮大厚尊大禮舉秩大祀皆次秩無禮惟公德明光

于上下勤施于四方言公明德光於天地勤政於四海萬邦四夷服仰公德而化

之方有作穆穆迓衡不迷文武勤教四方有來為敬敬之道以迎太平之

政不迷惑於文武予冲子夙夜懋祀言政化由公而

起夜寐慎其祭祀而已無所能王曰公功棐迪篤罔不若時輔道我

已厚矣天下無不王曰公子小子其退即辟于周命

公後我小子退坐之後便就君於四方迪亂未定于

宗禮亦未克救公功言四方雖道治猶未定於尊禮

雷從明
本作雷
佑

留勿
明本作
無

功明不迪將其後監我士師王

政事衆官誕保文武受民亂為四輔大安文武所受

四維之輔明王曰公定予往已公功肅將祗歡

當依倚公定我從公言往至洛邑已矣公無困哉我惟無斁

其康事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公必留勿太以困我

下事公勿太以廢法則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子來

承保乃文祖受命民拜而後言許成王留言王命我

命之民是所越乃光烈考武王弘朕於武王大業之

以不得太我恭奉其道敘孺子來相宅其大惇典殷

成王留已意

評宋末
下末非同途

毛魯本
土魯作
王魯替
喜靖居
甫作
君甫

以來相宅於洛邑其大亂為四方新辟作周
厚行典常於殷賢人治理天下新其政化為四方之新君曰其自時中又
為周家見恭敬之王後世所推先也萬邦咸休惟王有成績
功予且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答其師作周子
先我且以衆卿大夫於御治事之臣厚率行先考朕
推王成業當其衆心為周家立信者之所推先考朕
昭子刑乃單文祖德存來茲殷乃命寧法我所成明子
之德謂典禮也所以居土中是文武予以拒啓二尚
使己來慎教殷民乃見命而安之
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周公攝政七年致太平以黑
以美享既告而致政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
成王留之本說之是

告一
本作告
白

見天下太平則潔惠篤敘無有邁自疾萬年厭于乃
告文武不經宿德殷乃引考汝為政當順典常厚行之使有次序無
汝德殷乃王伾殷乃承敘萬年其永觀朕子懷德使
長成爲周殷民上下相承有次序則萬年之道民戊辰王在新
其長觀我子孫而歸其德矣勉使終之邑成王既受周公誥遂就居洛邑以十二月戊辰晦到烝祭歲文王駢牛一武
王駢牛一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明月夏
始於新邑烝祭故曰烝祭歲古者褒德賞功必於祭
日示不專也特加文武各一牛告曰尊周公立其後
為魯王寶殺禋咸格王入太室禘精意以享文武
至其廟親告也太室清廟禘告神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

三年封魯公以為周公
公拜于廟魯公拜于後曰
生以養周公死以為周公
主

伯禽封命之書皆同在
祭日周公拜前魯公拜後
在十有二月惟
文武受命惟七年
戊辰以下
史所終述

多士第十六

周書

孔氏傳

成周既成
周公既成
遷殷頑民
經故徙近王都教誨之

周公以王命誥
稱成王命
作多士多士
所告者自衆

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
致政之明年
新邑洛用王命
王若曰爾殷遺多士
順其事稱以告

告商王之衆士
王若曰爾殷遺多士
殷遺餘衆士所

順在殷道
弗弔旻天大降喪于殷
稱天以愍下言愍道至

於殷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
言我有周受天佑助
致

王罰勅殷命終于帝
正黜殷命終周於帝王
肆爾多

士非我小國敢弋殷命
取也非我敢取殷王命
入天

惟天不畀允罔固亂
我其敢求位
惟天不與

治者故輔佐我我
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為惟天明

其敢求天位乎
惟天不與紂惟我周家下民秉為惟天明

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格
言上天欲民長逸樂有夏

至戒以嚮于時夏弗克庸帝
大淫泆有

為過逸之行有惡辭聞於世
惟時天罔念

元命降致罰惟是桀惡有辭故天無所念

爾先祖成湯革夏俊民甸四方天命湯而用夏用

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自帝乙以上無

其祭祀言能保宗廟社稷亦惟天不建保乂有殷殷王亦罔敢失

帝罔不配天其澤湯既革夏亦惟天大立安治於殷

天道者故無不配天布其德澤在今後嗣王誕罔顯于天矧曰其有

聽念于先王勤家後嗣王紂大無明於天道行昏虐

勞國家誕淫厥泆罔顧于天顯民祗言紂太過其德

明人為敬暴亂甚惟時上帝不保降若茲大喪惟是紂惡天

大疏本作大可怪

若此大喪凶之誅惟天不界不明厥德凡四方小大邦喪罔

非有辭于罰惟天不與不明其德者故凡四方小大

亂之王若曰爾殷多士今惟我周王丕靈承帝事周

文武也大神奉天有命曰割殷告勅于帝天有命命

命言明德恤祀於牧野告天不賴兵傷士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

我適言天下事已之我周矣不貳之他予其曰惟爾

洪無度我不爾動自乃邑我其曰惟汝大無法度謂

從汝邑起予亦念天卽于殷大戾肆不於

罪而加誅者故以王曰猷生爾多士予惟

紂不能正身念法

西爾

以道告汝眾士我惟汝未達德義

非

德不

康寧時惟天命

我從汝非我天子奉德不能無

違朕

不敢有後無我怨

汝無違命我亦不敢惟爾知

惟殷

先人有册有典

殷革夏命

言汝所親知殷先世

夏王

命今爾又曰

夏迪簡在王庭

有册有典簡也

之意

汝又曰夏之眾士蹈道者大在殷

予一人惟聽用德

肆予

敢求爾于天邑商

言我周亦法殷家惟聽用有

任用

予惟率肆矜爾

非予罪時惟天命

惟我循殷故事憐愍汝故

徒教

汝非我罪

王曰多士

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

咎是

惟天命

王曰多士

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

三監等

國民命

昔我來從奄謂先誅三監後伐奄淮夷我乃

明致

天罰移爾遐逝

比事臣我宗多遜

四國君叛逆我下其命乃

所以

明致天罰今移徙汝於洛邑使汝

王曰告爾殷

多士

今予惟不爾殺

予惟時命有申

所以徙汝是我

是敎

命今朕作

大邑于茲洛予惟

四方罔攸賓

洛邑

以待四方無

亦惟爾多士

攸服奔走臣我多遜

有違

近無所實外

攸服奔走

臣我多遜

非但

待四方亦惟

汝眾士所

爾乃尚有爾土爾乃尚

寧幹

止汝多為

順事乃庶幾

建邦有爾土乃爾克敬

天惟

界矜爾

汝能敬行

順事則為爾不克敬

尚書

卷九

不有爾土。予亦致天之罰于爾躬。汝不能敬順其罰

本土而已。我亦致天罰於汝身。言刑殺。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

有幹有箚于茲洛。今汝惟是敬順居。汝邑繼爾居。爾當

洛邑言由洛修善得。還本土有幹有箚。爾小子乃興從爾遷。汝能敬則

從汝化。王曰。又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我勿非我

也。我乃有教誨之言。則汝所當居行。

無逸第十七

周書

孔氏傳

周公作無逸。中人之性好逸。無逸。成王即政。恐其逸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豫故戒以無逸。豫故以所戒名篇。德美君子之道。所在念

然況王。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稼穡者。農夫

之艱難。事先知之。乃謀逸。豫則知小人之所依怙。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

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視小人不孝者。其父母躬

乃逸。乃諺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小

之子。既不知父母之勞。乃為逸。豫遊戲。乃叛諺。不恭

聞。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太戊也。殷家

故稱。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言太戊嚴格恭敬。治民祗

懼。不敢荒寧。為政敬身。畏懼。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

五年。以敬畏之故。得壽考之福。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

武丁其父小乙使之久居民間勞是稼穡與小人出人事作其即位乃滅其

三年不言武丁起其即位王位則小乙死乃其性不言

言乃雍不敢荒寧在喪則其惟不言喪畢發言則天

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善謀殷國至于小大

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高宗為政小大無

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為小人湯孫大甲為王不義

之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

鰥寡在桐三年思集用光起就王位於是知小人之

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故得久年此以德優劣

立年多少為先後故祖甲在下殷家祖其功故稱祖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

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言與

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過樂謂之耽惟

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後亦無有能壽考者或十年

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高者十年下者三年周

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太王周

文王昇服即康功田敬天命將說文王故本其父祖

功文王節儉昇其衣服以就其安人微柔懿恭

小民惠鮮鰥寡以美道和民故民懷之以美

耽

自朝至于日中，具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從朝至日，不暇食。

思慮政事用皆和萬民。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德。

文王不敢樂於遊逸，田獵以衆國所取法，則當以正道供待之故。文王受命惟中身。

厥享國五十年。文王九十七而終，中身即位時年四十七，言中身舉全數。周公曰：

嗚呼！繼自今，嗣王繼從今已往，嗣世之玉皆戒之。則其無淫于觀于

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所以無敢過於觀遊，逸豫田獵者用萬民。

當惟正身以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

若時，人不則有愆。無敢自暇曰：惟今日樂後日止夫，耽樂者乃非所以教民，非所以順

天是人則大有過矣。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以酒為

醜言紂心迷政亂以酒為德，戒嗣王無如之。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

猶胥訓告，是月保惠，胥教誨。猶古之君臣雖君明臣良，猶相道告相安順相教誨。

以義民無或胥譴張為故下民無有相欺詐也。

也。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于小

大。此其不聽中正之君人乃教之以非法，乃變亂先王之正法，至于小大無不變亂，言己有以致之。

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誑祝。以君變亂正法，故民否則其心違怨，否則其口誑祝。

言皆患其上。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

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言此四人皆賢，其有告之，請小

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其有告之，請小

大白敬德增脩善政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有過則曰我過百姓有過在予不啻不敢含怒則小人怨汝則信受之

不聽人乃或譁張為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則若時不永念厥辟

不實綽厥心則如是信讒者不長念其為亂罰無罪則若時不永念厥辟

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信讒含怒罰殺無罪則

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茲天下同怨讎之叢聚於

尚書卷第九

尚書君奭第十八

周書

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召公不說周公

作君奭君奭尊之曰君奭各同姓也周公若曰君奭

弗弔天降喪于殷殷既隆厥命我有周

既受言殷道不至故天下喪於殷已我不敢知

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棗忱廢興之跡亦君所

我亦不敢知曰其終出于不祥言殷終隆厥命

順天道呼其名而告之

順天道呼其名而告之

順天道呼其名而告之

順天道呼其名而告之

順天道呼其名而告之

順天道呼其名而告之

順天道呼其名而告之

順天道呼其名而告之

順天道呼其名而告之

順天道呼其名而告之

此周公致仕而留相成王之時也

周書

大師太傅大保世公

孔氏傳

周公復政之後又述其

命厥為保周公為師

保世人之故召公不說

陳古以告之故以名篇

周公若曰君奭

弗弔天降喪于殷

既受我不敢知

曰厥基永孚于休

我亦不敢知

曰其終出于不祥

輔忱

蓋天助忱故天好忱因王者輔其

忱而行自憚天意

明本君
已作君
也
萬曆毛
晉二本
勤化作
動化

尚書

卷一

美非位

蓋不不

以出於不善之
故亦君所知
嗚呼君已曰時我我亦不敢寧

帝命不敢安于上天之命故不敢不雷我亦弗永遠矣

威越我民因尤違言君不長遠念天之威而勤惟人

在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過佚前人光在家不

知地絕失先王光大之道我老在家則不得知致多相天

命不易天難謀乃其墜命弗克經歷天命不易天難

久歷遠不可不慎嗣前人恭明德在今予小子且

今我小子且言異於餘臣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

施于我冲子我留非能有改正但欲蹈行先王光又

曰天不可信我道惟寧王德延無德去之是天不可

王之德謀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言天不用命釋廢

我雷佐公曰君爽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已放桀受

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擊佐湯功至在太甲時

則有若保衡太甲繼湯時則有如此伊尹為在太戊

太甲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又王家伊

臣扈率伊尹之職使其君不隕祖業故至在祖乙時

則有若巫賢祖乙殷家亦祖其功時賢臣在武時

則有若甘盤高宗即位甘盤率惟茲有陳保又有殷

功至天
天史記
燕曹蒙
註引此
註作功
大至天

伊 戊

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

言伊尹至自盤六臣佐其君循惟此道有陳列之功

以安治有殷故殷禮能升

天惟純佑命則商實

殷禮配天天惟大佑助其王命

王人罔不秉德明恤

使商家百姓豐實皆知禮節

王人罔不秉德明恤

小臣屏侯甸

自湯至武下其王人無不持德立業明

服小臣且憂得

知禮節

方若卜筮罔不是孚

一人天子也君臣務德罔有

不是而

公曰君奭天壽平格保乂有殷有殷嗣天滅

威言天壽有平至之君故安治有殷有殷

今汝永念

則有固命厥亂明我新造邦

今汝長念平至者安治反是者滅以爲法戒

則有堅固王命其治理

公曰君奭在昔上帝割申勸

寧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

在昔上天割制其義勸文王之德故能成其

大命於其身謂

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奭亦惟有若

號叔有若閔天

文王庶幾能修政化以和我所有諸夏亦惟賢臣之助爲治有如此號閔

閔氏號國叔字

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

散泰南宮皆氏宜生顛括皆名凡五臣

又曰無能往

來茲迪彝教文王蔑德降于國人

有五賢臣輔其必無所能往來而

五人以此道法教文王以精微之德

亦惟純佑

下政令於國人言雖聖人亦須良佐

亦惟純佑

迪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文王亦效殷家惟天所

乃惟是五人又迪見冒聞于上帝惟時受有殷命言

明文王之德明文王德蹈行顯見覆冒下民彰武王惟茲四人尚

聞上天惟是故受有殷之王命武王惟茲四人尚

迪有祿文王沒武王立惟此四人庶幾輔相後暨武

王誕將天威咸劉厥敵言此四人後與武王惟茲四

人昭武王惟冒丕單稱德惟此四人明武王之德使

今在予小子且若游大川子往暨汝奭其濟小子信

未在位誕無我責我新還政今任重在我小子且不

降我則鳴鳥不聞矧曰其有能格今與汝雷輔成玉

及道義者立此化而老成德不降意為之我公曰鳴

呼君肆其監于茲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艱以

能立功至天故其當視於此我周受命無告君乃猷

窮惟美亦大惟艱難不可輕忽謂之易治告君乃猷

我不以後人迷告君汝謀寬饒之道我雷與汝公

曰前人敷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極前人文武布其

悉以命汝矣為曰汝明勗偶王在宣乘茲大命前

汝民立中正矣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惟文

誠信行此大命而已公曰君告汝朕允告汝以我

德為之子孫無忝厥祖大承無窮之憂誠信

祖大承無窮之憂公曰君告汝朕允告汝以我

誠信

補長息遠文否方九友
萃傳曰八百大亂也

鳴呼上一有公曰二字

與其汝克敬以予監于殷喪大否其官而名之也
於殷喪大否言肆念我天威子不允惟若茲其大不可不戒
惟曰襄我二人以殷喪大故當念我天德可畏言命無常我不信惟若此詰我惟曰當因
我文武之汝有合哉言曰在時二人天休滋至惟時道而行之
二人弗戢言汝行事動當有所合哉發言常在是文則天美周家日益至矣惟是文武不勝
受言其汝克敬德明我後民在讓後人于不時其汝多福
行德明我賢人在禮讓則嗚呼篤棗時二人我式克後代將於此道大且是
至于今日休言我厚輔是文武之道而行我咸成文之我用能至于今日其政美
王功于不怠言我厚輔是文武之道而行我咸成文之不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今我周家皆

正義曰惟鮮能其終
次篇注曰念其終此
宜以雅為念字義

同字亦解

不懈怠則德教大覆冒海隅日公曰君子不惠若茲所出之地無不循化而使之
多誥予惟用閔于天越民我不順若此多誥而已欲惟用勉於天公曰嗚呼君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道加於民
初雅其終惟汝所知民德亦無不能其初鮮能有祇若茲惟敬用治當敬順我此言自今
蔡仲之命第十九 周書 孔氏傳
蔡叔既沒以罪放王命蔡仲踐諸侯位成王也父卒
及作蔡仲之命冊書蔡仲之命蔡國名仲字惟周公
位冢宰正百官百官總已以聽冢宰謂武王崩時群叔流毒乃致辭

衆人明
木作
人

一無一故字

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謂制其出入郭

隣中國之外地名從車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謂制其出入郭

故退為衆人三年之後乃齒蔡仲克庸祗德周公以

為卿士蔡仲能用敬德稱其賢也明王之法誅父

卒乃命諸王邦之蔡淮汝之所封圻內之蔡名已滅故

取其名以名新王若曰小子胡言小子明當受教訓

惟爾率德改行克慎厥猷言汝循祖之德改父之

肆予命爾侯于東土往即乃封敬哉以汝率德改行

為諸侯於東土往就汝所爾尚蓋前人之德惟忠惟

輔佐明
本輔
佑

考汝當庶幾修德掩蓋前人之過爾乃邁迹自身克

勤無怠以垂憲乃後汝乃行善迹用汝身使可蹤迹

率乃祖文王之彝訓無若爾考之違王子孫世世稱

命言當循文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

常惟惠之懷天之於人無有親疎惟有德者則輔佐

為善不同同歸于治為惡不同同歸于亂言人為

各有百端未必正同而治爾其戒哉慎厥初惟厥終

終以不困不惟厥終終以困窮汝其戒治亂之機哉

念其終則終懋乃攸績睦乃四隣以蕃王室利

用不困窮

審視

秋文踐似涉及大傳舊也
按孔以為病

勉汝所立之功親汝四鄰之國以備康濟民之
 自中無作聰明亂舊章汝為政當安小民之居
 為小聰明作異辨詳乃祖聽因以側言改厥度則予
 一人汝嘉詳番汝視聽非禮義勿視聽無以邪巧之
 矣王曰嗚呼小子胡汝往哉無荒棄朕命歎而勅之
 小子胡汝往之國哉無廢棄我成王東伐淮夷遂踐
 命欲其終身奉行後世遵則成王即政淮夷奄國又叛王親征
 奄成王即政淮夷奄國又叛王親征作成王政淮夷
 徙奄之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於蒲姑已滅奄而徙
 政令惡者於蒲姑蒲姑周公告召公作將蒲姑言將徙
 齊地近中國教化之

之君於蒲姑告召公使下
 為此冊書告令之

多方第二十

周書

孔氏傳

成王歸自奄伐奄在宗周誥庶邦誥以作多方多方禍福

衆方天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周公歸政

夷奄又叛魯征淮夷作費誓王周公曰王若曰猷告

爾四國多方周公以王命順大道告四惟爾殷侯尹

民我惟大降爾命爾罔不知殷之諸侯正民者我大

下無不知紂夏王桀居天子之位弗永寅念于祀惟

格于夏大惟為王謀天之命不長念于祀惟

夏桀惟天下至戒於夏以謂

大下明
本作大
降

明本正文道作迪

正義曰：夾声近甲古
人夾与甲通。勤王皆
以甲为押。下言夾近
王。勤王皆異於内外
行。於内為淫乱。

能書 卷十

夏誕厥逸不肯感信于民

有夏桀不喪天戒而

民之乃大淫昏不克終日

勸于帝之道言桀之行

能終日勸乃爾攸聞

言桀之惡厥圖帝之命不古聞

于民之麗

桀其謀天之命不能開於民乃大降罰宗

亂有夏因甲存内亂

桀乃大下罰於民重亂有夏言

於二亂之不克靈承于旅

因不惟進之恭洪舒于民

惟進恭德而大舒

惟於治民亦惟有夏之民叨憤曰

欽劓割夏邑

桀洪舒於民故亦惟有夏之民貪叨忿

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

是桀

惡故更求民主以代之天下刑殄有夏惟天不弔純

命湯刑絕有夏惟乃以惟爾多方之義民不克永于

多享天所以不與桀以其乃惟用汝多方惟夏之恭

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惟桀之所謂恭人衆士大

所任任乃胥惟虐于民至于百為大不能開桀之衆

與惟暴虐於民至於百端所為言虐乃惟成湯克以

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乃惟成湯能用汝衆方之慎

厥麗乃勸厥民刑用勸湯慎其施政於民乃勸善

清以至于帝乙因不明德慎罰亦克用勸言善言至

善非

要疏作安不

能成其王道。畏慎輔相，無不明。要

有德，慎於刑罰，亦能用勸善。帝乙已上，要

用勸開釋，無辜亦克用勸。衆罪亦能用勸善，開

罪之人，必無枉。今至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

命。今至于汝君，謂紂不能用汝，嗚呼！王若曰：「誥

多方，非天庸釋有夏。用釋棄桀，桀縱惡自棄，故誅

非天庸釋有殷，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

屑有辭，非天用，非有殷，乃惟汝君紂用汝衆方大為

下故見，乃惟有夏圖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時喪，有邦

湯是夏諸侯故言用國

天無親，乃惟爾商後王逸厥逸。後王紂逸豫其過，圖

厥政不蠲，罔天惟降時喪。紂謀其政，不絜進于善，故

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惟聖人無念於善，則

於善則為聖人，言桀紂非。天惟五年須臾之子孫延

作民主，罔可念聽。其改悔而紂大為民主，肆行無道

事無可念，言無可聽。武天惟求爾多方大動，以威開

厥顧天，天惟求汝衆方之賢者大動紂，惟爾多存罔

堪顧之，惟我周王多承于旒。惟汝衆方之中，無堪

奉於衆言，以克堪用德，惟典神天。言用德，惟我周

仁政得人心，以克堪用德，惟典神天。言用德，惟我周

紂未死五年之前已言其滅，但紂是湯之子孫云

文王受命九年而崩，其子武王嗣立，十一年版圖乃親征，於孟津十三年方始克

多一作靈，可從，疏本作靈

尚書

卷一

解

在

王

代殷明
本作伐
殷王

之祀任天惟式敎我用休簡昇殷命爾多
德之故惟用敎我用美道代殷大與今我曷敢
我殷之王命以正汝衆方之諸侯
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今我何敢多誥汝而已我惟
商奄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方汝何不以誠信行寬
之君其戒四國爾曷不夾介我周文武享天之命近太見治於我周王以今爾尚宅爾宅敗爾田爾曷
不惠王熙天之命今汝殷之諸侯皆尚得居汝常居
從王政廣天之命臣民皆尚得敗汝故田汝何不順
命而自懷疑乎爾乃迪屢不靜爾心未愛汝所蹈行
汝心未愛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屑播天命汝乃不
我周故

正文云以討討為故再摺撰
政之初三監等其
惟我執時也

殷多士
明本作
衆多士
之監明
本作三
監

天命是汝乃爾乃自作不典圖忱于正汝未愛我周
盡播棄天命爾乃自作不典圖忱于正播棄天命是
汝乃自為不常我惟時其敎告之我惟時其戰要囚
謀信于正道我惟汝如是不謀信于正道故其敎告之謂謂至
之以文誥其戰要囚之謂討其倡亂執其朋黨至
于再至于三再謂三監淮夷叛時三謂成王乃有不
用我降爾命我乃其大罰殛之我敎告戰要囚
我命我乃大下誅汝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寧乃惟爾
君乃其大罰誅之非我有周執德不安寧自誅王曰嗚呼猷告
自速辜非我有周執德不安寧自誅王曰嗚呼猷告
爾有方多士暨殷多士王歎而以道告汝今爾奔
臣我監五祀監謂成周之監此指謂所今爾奔
臣我監五祀監謂成周之監此指謂所今爾奔

臣我監五祀

監謂成周之監此指謂所
今爾奔

是

得還
本在是
還

周書

卷十

則得還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爾罔不克臬

小大衆正官之人上汝無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

睦爾惟和哉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小大多正自

方多士當和之哉汝親近室家不睦汝亦當爾尚不

和之哉汝邑中能明是汝惟能勤汝職事

忌于凶德亦則以穆穆在乃位汝庶幾不自忌入於

在汝克閱于乃邑謀介爾乃自時洛邑尚永力敗爾

位汝能使我閱且于汝邑而以汝所謀為大則汝乃

田用是洛邑庶幾長力敗汝田矣言雖遷徙而以修

善得反天惟畀矜爾我有周惟其大介資爾汝能修

邑里與汝憐汝我有周惟其大迪簡在王庭尚爾事有服

大賜汝言受多福之祚

在大僚非但受憐賜又乃蹈大道在王庭王曰嗚呼

多士爾不克勸忱我命爾亦則惟不克享凡民惟曰

不不王歎而言曰衆士汝不能勸信我命汝亦則惟

不不王歎而言曰衆士汝不能勸信我命汝亦則惟

爾乃惟逸惟頗大遠王命則惟爾多方揆天之威我

則致天之罰離逃爾土若爾乃為逸豫頗僻大

則致行天罰離遠王曰我不惟多誥我惟祗告爾

我不惟多誥汝而已我又曰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

則無我怨汝無我怨解所以再三加誅之意

立政第二十一

周書

孔安傳

周公作立政

周公既致政成王恐其為政忽故以君臣立政為戒

立政

政故以

周公若曰

拜手稽首

告嗣天子

王矣

名篇

敬告成王言嗣天子今已為王矣不可不慎

用戒于王

左右

常伯常

任準人

綴衣虎賁

周公用王所立政之事皆戒於王

周公曰

卿準人

平法謂士官

綴衣掌衣服虎賁

周公曰

休茲知

恤鮮哉

知憂得其人者少

古之人迪維

夏乃有室

大競

俊尊上帝

古之人道惟有夏禹之時乃有卿大夫室家大

強猶乃

招呼賢俊

迪知忱恂

于九德之行

與其尊事上天

乃敢告

教厥后

曰拜手稽首

王若六之上帝其人也

矣曰宅

乃事宅

乃牧宅

乃惟后矣

知九德之臣乃敢告教其

君以立政

君矣亦猶王矣

宅居也居汝事

六卿掌事

者牧牧民

九州之伯

居内外之官

及平法者皆得其

惟君矣

謀面用

丕訓德則

乃宅入茲

乃三宅無義民

謀所面見

之事無疑

則能用大順德

乃能居賢人于

眾宮若此

則乃能三居

無義民大罪宥之

四裔次九

州之外次

桀德惟乃

弗作往任

是惟暴德

因後

惟乃不為

其先王之法

往所委亦越

成湯

帝之耿命

桀之昏亂

亦於成湯

之道

克即宅

曰三有俊

克即俊

湯乃用

三有居惡人之

能用剛柔

正直三德

之嚴惟丕

或克用

式

素本曰下有章字

注愚疏本作德正善曰過德以過惡為德

所以能嚴威惟可大法象其在商邑用協于厥邑其
者以能用三居三德之法湯在商邑用三宅三俊之法
在四方用丕式見德湯在商邑用三宅三俊之法見其
聖德言嗚呼其在受德者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
遠近化嗚呼其在受德者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
邦受德紂字帝乙愛焉為作善字而反大惡自強乃
惟庶習逸德之人同于厥政同于其政言不在其
帝欽罰之乃併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萬姓惡故敬
罰之乃使我周家王有華夏得用商所亦越文王武
受天命同治萬姓言皇天無親佑有德亦越文王武
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武紂之道不善亦於文
知三有居惡人之心灼然見三有賢俊之心以故事上帝立民長伯
武知

武知

大都之小長謂公也都邑之
內大夫士及邑宰之屬以身
有道藝為民之表的指幹
其都邑之內屬官
六典治典教刑刑刑刑刑
周禮太宰職掌建邦
大史副大宰
掌其正太史掌其貳
時明本
作特屬
下句
盧 既曰周制禮作
樂撰政之時其
作五政之端在
制禮之後

三宅三俊故能以故事上天
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
事文武亦法禹湯以立政常任準
尹馬掌馬之官言此三者
左右攜僕百司庶府
司主券契職吏亦皆擇人
大都小伯藝人表臣百
史尹伯庶常吉士長官大夫及稼掌常事之善士皆
得其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則是有三卿及次卿眾大夫
武之初以夷微廬丞三毫阪尹蠻夷微廬之眾師反
所為之立監及阪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
地之尹長皆用賢上綱言文王此之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

九州牧治以天授人之言

蓋心耶藏法已有之已有為人所始亦已有身姑可察

王欲文不見音等不知也矣

惟惟

所當明
本非也

司牧人以克俊有德

文王惟其能居心遠惡氣善功能立此常事司牧人用能俊有

者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司之牧夫

無所兼知於毀譽眾言及眾刑獄眾所當慎之事慎擇有司牧夫而已勞于求才逸於任賢是訓

用違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

文王一無敢自知於此委任賢能而已亦越武王率惟救功不敢替厥

義德亦於武王循惟文王撫安天下率惟謀從容德

以並受此不不基武王循惟謀從文王寬容之德故

孫嗚呼孺子王矣可勤法祖考之德不繼自今我

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不乃俾亂

今以明
本作今
已見之

代

用今一
本作自
今心明
本作其
力

繼用今已往我其立政大臣立事小臣及準人牧夫

我其能灼然知其順者則大乃使治之言知臣下之

勤勞然後莫相我受民和我庶獄庶慎時則勿有間

之不盡心力能治我所受天民和平我眾獄眾慎之自一話

言我則末惟成德之彥以又我受民言政當用善在言而已

欲其口無擇言如此則終惟有嗚呼予且已受人之

成德之美以治我所受之民美言皆以告稚子王矣繼自今

文子文孫其勿誤于庶獄庶慎惟正是以之文子文

之子孫從今以往惟止是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

之道治眾獄眾慎其勿誤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則克宅之克由緝之茲乃俾

司書

以即明
本作已
即是

尚書

言用古商湯亦於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用賢
法能是之於心能用陳之此乃使天下
則因有立政用儉人不訓于德是罔顯在厥世

之國則無有立政用儉利人者儉利
人不順於德是使其君無顯名在其世
繼自今立政

其勿以儉人其惟吉士用勸相我國家
立政之臣惟
以吉士用勉

治我國家今文也文孫孺子王矣
告文王之子孫言稚子
即改為王矣所以厚

戒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收夫
獨言眾獄有司欲
其重刑慎官人

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
其當能治汝戎服兵器
威懷並設以升禹治水

之舊方行天下至海表罔有不服
方四海表蠻夷
戎狄無有不服化

者以觀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
能使四夷賓
服所以見祖

之光明揚嗚呼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
其
父之大業嗚呼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

能用賢才為常人不可用天官有所私
周公若曰太史
順其事并
司寇

蕪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
忿生為武王司寇封
蕪國能用法敬汝所

用之獄以長施行於我王
茲式有慎以列用中罰
此
國言主獄當求蘇公之比

有所慎行必以其列用中罰不輕不重蕪公
蘇公所以
所行太史掌六典有廢置官人之制故告之

疏云以其體式列國中常之罰
又解注而引周禮刑新國用輕典刑于國用中典刑
亂國用重典輕重各有體式行

尚書卷第十七終

尚書

